

风物写意

窗前有棵椰子树

肖克寒

我在这海岛上,住了好些日子。住是住了,心似乎没有完全安顿下来。总觉得这里缺少点什么。每天,除了海水,见得最多的,除了椰子树还是椰子树。

就像走进一个闹市,这些椰子树是闹市里的懂懂人,我与他们不断相遇,不断走散,无从相识。但我毕竟开始关注起一棵椰子树来。

这棵椰子树,就在我的卧室窗前,也是窗前唯一的一棵椰子树。由于气温高,这里虽然近海,套间依旧闷热,哪怕开了空调还是热,且这热有点黏黏潮,怪不舒服的。相对而言,只有住着的这间卧室要好一点,空调一开,就生起一种凉丝丝的感觉。慢慢就发现,这是因为窗外有了这棵椰子树。

我住在三楼,椰子树的高度已经超过了三楼。它的形象与所有的椰子树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十几米高的灰白色的树干,树干上有重重叠叠的环状叶痕。绿色的单项树冠近似球形,羽状披针长叶像是一把把扇子。要说与其他椰子树有所不同,那就是这一棵椰子树好像先天不良,树干偏于纤瘦,让人怀疑它能不能顶起那么宽大的树冠。令我有点愉快的是,那成簇挤在粗大叶柄处的椰果,像一群探头探脑满身喜气的娃娃,眨着顽皮的眼睛……

椰子树离窗很近,几乎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椰果。正因为近,所以平时那婆娑的绿影映在窗上,摇曳出一幅幅奇特的图案,清晰可见。有时,椰叶还拂到窗玻璃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因为靠得近,所以强烈的阳光总是难以照到卧室来。

渐渐地,这棵椰子树吸引了我。

我开始静下心来,领略起这棵椰子树来。慢慢地,我发现这棵椰子树其实是有着很多风景的。它站在几棵大榕树和榄仁树之间,身畔绽放着三角梅、琴叶珊瑚,风晨雨夕里,既不显得格格不入,也保留着独具的一分轩昂。有时候,我看见一束夕阳正从椰叶间斜照过来,恰好给那些由青转绿的卵形椰果化了个特别的晚妆;有时候,我看见它那长叶轻轻摆动,洒下无数粒雨珠;有时候我看见一只淡黄色的松鼠从树下轻巧地攀爬上去,一会儿又柔软地贴着树干滑了下来;有时候我看见它在朦胧月色中一动不动,像在凝思,那场面很是温馨……

仿佛有某种遥远的契约呼应,我从内心深处觉得,这棵椰子树其实是一个久违的好朋友。

这使我想起了椰子树那边一个微型的小区活动广场。在那里,我遇到两位老人,他们虽然到了风烛残年,却坚持抚养着有点智障的小孙女,他们每天默默地陪着小孙女来广场参加活动;我还想起那个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女园林工,她的脸上有一块疤痕,据说遭遇过许多不幸,但她那副脆弱的肩膀似乎承受了一切……

人生的历程仿佛就是在寻找着什么。我们用尽力量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个个目标,但很多时候都无法寻觅到。倒是有一些未被重视的东西,又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它们的珍贵。像眼前这棵椰子树,我已开始感受到它的分量。它或许知道自己是平凡的,于是坦然立足于这份平凡,也极其珍惜这份平凡,于宁静之中坚守着自己的世界。

椰子树撑开它的巨伞,每天把一幅幅风景铺开在园区里,可是很难让人发现它的这份执着。它把一份绿荫毫不吝惜地赠给了我,却淹没在我对蚊蚋和毒热的抱怨里……

不久后,我和这棵椰子树都无可选择地经受了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那是一场极其罕见的台风。在一片狼藉的废墟中,蓦地,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羸瘦的影子,它那么孤独,像一个遭遇不幸的女子,披头散发,身躯已经佝偻了几度,但就是没有折断,依旧纹丝不动地昂然挺立在那里!

它就是我家窗前的那棵椰子树。

见到这棵劫后的椰子树,我的第一个发声就是“啊——!”沉思良久,想要赞叹什么,发出的还是一声:“啊——!”

真的无法想象这棵明显弱小的椰子树经受了多大的磨难。凭着它纤瘦的身躯是应该早被击倒了,却仍然如此不屈不挠,坚毅无畏地站立着——我猛然想到,在这个海岛上,一定还有很多棵这样的椰子树或其他树,虽然经受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但它们都拼命地抗争,并且挺过来了!风暴的肆虐,并没有让所有的生命屈服……

在这个世界上,风景其实无处不在。这些纷繁的风景是由无数细小的顽强支撑起来的。



《山间椰树》(国画) 林振明作

海南岛西部的棋子湾,是看日落的醉心之所。伫立在湾畔,眼前风高浪涌,让人蓦然想起北宋的曾巩,想起他“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的佳句。海湾绵延的礁石犹如凝固的火焰,在波浪不停地拍击下仿佛快要燃烧起来了。正所谓:珠玉九天落碧海,波涛写人胸怀中。急流忽聚忽散,有如人生由平静走向跌宕。这片海域曾经寄托着诸贤“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的感慨,又留下“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的浪漫情怀。白昼和黑夜在海天的尽头交替,浪迹天涯的游子与时间老人的千年对弈,是谁在昼夜挑灯噤声观战?棋子湾一时坠入无边的梦境之中。

阵阵潮声仿佛吞噬了宋代名臣李光的万丈豪情,浇灭了同为宋代名臣的赵鼎“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气焰。星光之下,仙人叩舷对饮,无视大海潮涨潮落,却独怜棋子湾月华似水……

目送孤帆远影碧空尽,又迎来满天星辉沐人目。遥想当年不愿仕满的明人自福建自广东浮槎入海,随风漂泊,有的人自海南岛西部的马荣港登岛,然后恍然回望大陆,心有不甘的他们在棋子湾畔植下了永不臣服的木麻黄,它们飘拂的是大明的气概,高昂的是孤忠的头颅。如今天涯即故乡,棋子湾的波涛依然呜咽、咆哮、喧腾,它好像在塑造一种独特的气质,既威武雄浑,又如诉如歌。昌化大岭峻灵王的凝视,让棋子湾变得荒烟入梦心志忐忑。伏波将军路博德的策马南抚,苏东坡的载酒来会,更是让此地的山川草木更加葳蕤。所谓山水做道场,人物来啸咏。远去的清霜秋雁,眼前的云散月明,正沿着海边栈道一步步寻绎,仙人的残局,黑白棋子究竟是落人苍茫,还是落入海眼,真是令人一时恍惚并陷入无限遐思中。

夕阳仿佛一粒风化万年的圆石,它在熊熊燃烧,炫赫的光焰映红了整个棋子湾。二水洲双溪书院与治平寺遗址在夕晖中显得更加旷古寂寥。手握书卷的义方老先生把文章诵给波浪听诵给虚空听,他从山崩海裂中看见海神执桴击鼓、雷公电母出巡,青鸟振翅衔食、巨龙恣肆翱翔海上。悬日即将西坠,海市缥缈,蜃楼虚幻,昌化大岭瞬间化作高聳的



棋子湾归来

庙宇。万丈霞光从天上一直铺到山脚下,一条辉煌的神道跃然毕现在人们面前……轻柔的晚风拂过沙海上葱郁的防风林,拂过嶙峋的礁石,还有海面上白鸥的翅膀,莫名地造成一种神秘的山呼海应。鉴真和尚虔诚的征帆,铁拐李留下的仙人掌,以及千里石塘万里涨海的横绝天际,让人看见茶毗不尽的草木,以及从地底下源源不断奔涌而出的白沙和永不枯竭的海浪。此间的烈日就算夸父遇见也会翘起,孤清的月色嫦娥撞也会倍感寂寥。棋子湾畔曾经的旧县治早已消亡,河流改道,庙宇倾圮,佛爷老道也杳然难见。这里的海边只留下白色的灯塔,古老的村落和不知从哪里刮来的风。海岸与大海依偎千年万年,苍凉和辽阔塑造了海南西部可怕的沉默和淡然。

棋子湾是一座古老的濒海遗址。海浪拍击干载,礁石叠磊成岛成山,加上天蓝海碧,岸白帆,日月沧桑,它的旷邈沉静,令人倍感仙气萦绕别有寄托。那些像火焰般赭红色的礁石好像在此地设伏似的,它们像栅栏一



昌江棋子湾。李天平 摄

样挡住了汹涌的海流,导致潮水激荡不平,一排比一排高的巨浪撞击在礁石上,产生炸裂般的声响。我想这些超凡的力量一定来自大海深处。许多人在尚未涉足棋子湾之前,只知道它是一个濒临北部湾的小小驿站,却不知它的夕阳可以烛照半个夜空,它的潮声可以穿越黑夜的门槛,抚慰每一个疲惫的梦乡。等来到棋子湾之后,才隐隐发现,这里的天地似乎已经隔绝了生命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半夜破门而入的风、潮声、松籁,以及偶尔飞掠的雨滴,也是那么地富有节奏,有点像藏地的转经筒发出的嗡嗡声。

不知你是否来过棋子湾,是否谛听过这方汪洋激越的海浪的合唱,是否在开元酒店里感受到汉唐气韵的流淌?生命重在体验,只有领略过高山深谷星辰大海,才能坚信天地间处处有奇观,有迥异的风度和卓然超拔的精神高地。

时间在静静地流淌,一粒沙的世界和一朵浪花的大海在孕育在成长。帆的故乡,舟子的梦想,以及谪臣的仁望,忽然间让棋子湾慢慢进入广阔的视野。割不断的山脉,挥不去的惆怅,被思念深深纠缠。李德裕、苏东坡、李纲、李光、赵鼎、胡铨分别从不同的渡口登陆海南,从他们不吝的笔墨中,后人不仅听到来自唐宋卷起的潮声,还听到兵戈声鼙鼓声。苏东坡枕着棋子湾月色酣然睡去,赵鼎则不肯贼氛,选择绝食而亡。棋子湾畔赵公的衣冠冢被当地人世代代保存下来,天涯孤忠万世旌表,生和死都活在人民的心中。

记得在去年的十二月底,一批旅琼的作家到昌江采风,傍晚时来到棋子湾,大家正在海边拍照。这时一阵莫名凌厉的狂风卷起,天空骤然间变得晦暗,接着暴雨如注。大家被大风刮得人仰马翻浑身湿透。我第一次领略了阳光热辣的棋子湾的另一面,心悸的感觉至今依然挥之不去。作为一名游子,无论是茅店月色,还是大海怀抱,抑或天涯倦旅,我都喜欢倾心记录此间的乐事并传诵之。但愿来到棋子湾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遇见辉煌的日落,遇见星空下依然澎湃激荡的大海。

《晖》(油画) 李东东 作

的暑天,多少都会影响荔枝的原有香甜,可能做不到“味色不变”。

其二,储存在巨大的竹节或竹制容器中,再用泥土密封保存。

古代农学经典《荔枝谱》中记载了焙干和竹贮两种保鲜方法。焙干法需“择空室一所,中燃柴数百斤,两边用竹箕各十,每箕盛荔枝三百斤,密围四壁,不令通气,焙至二日一夜,荔枝乾实”。竹贮法则是“于竹林中择巨竹,凿开一窍,置荔枝于中,仍以竹箨裹泥,固封其隙,藉竹生气滋润,可藏至冬春,色香不变”。

后人让人想起中东地区常用来储藏葡萄的类似方法。把湿泥土做成内部中空的饼状,密封鲜果,堆放在干燥避光处,要吃时敲碎泥饼即可。在一些网络视频中可以看出,以此方法储存的葡萄看起来灰扑扑的,虽焉了一些,但也可以入口。

只是荔枝比葡萄更不耐储存,其呼吸强度较高,是苹果和梨的数倍,且离开枝头越久,呼吸作用越强,也更容易变味。因此,密封隔绝后的荔枝究竟能保留多少色与香,暂且存疑。

其三,连根带土一起水运上京。清乾隆时大臣沈初所撰的《西清笔记》“纪庶品”部分有记载:“闽中荔枝入贡,植本于桶,至京始熟,然一本仅存二三枚。”据他记载,当时福建官员“择其本大实繁者数十以进,载闽中水随之,日以溉”,如此费心费力,可见鲜荔枝储运之艰难。

沈初继续写道,“上赐侍,臣得一为幸,其味逊在闽中远甚。”沈初曾亲身到过福建,在闽遍尝荔枝,因此他说不太好吃,应该是真的。

其实这种运送鲜荔枝的方法在南宋地方志《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九土俗类“生荔枝”一条中早有记载,“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可见数百年间由南至北运送鲜荔枝的方法并无太大进步。

但考虑到古代生鲜物流的局限性,即使是丧失了部分香味的鲜荔枝,在北方依然是一果难求的珍品。《红楼梦》里,宝玉和探春这样的勋贵家族三四代成员能在秋天吃上鲜荔枝,助力者似闲闲一提,却写尽了贾家及整个统治阶层的富贵奢侈。

诗路花语

时间的小店

陈有志

于时间的幽僻小店中,安然静坐,沉心凝思。唇齿轻启,呵出的白气宛如神来之笔,将入冬的凛冽酷寒,精心勾勒成那袅袅娜娜仪态万千的仙子模样。卖菜的三轮车,在我瞳孔里摇摇晃晃,来来去去两趟。这些执着的行者,真实的人间烟火无惧入冬以来,浓浓的霜。天空灰蒙蒙如古老画卷南下的朔风如刀似剑。道劲的树枝,在寒风中颤抖孤寂的轮廓延伸出长长的暗影。那曾经热闹了的枝丫上,再也没有鸟儿啾啾歌唱。萧瑟,是这个季节的底色寒风如哨,吹过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少了往昔的熙攘只有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照着雪地的脚印,深浅不一通向未知远方,那是冬日写下的诗行。炉灶里的烟,缓缓飘荡烟火正旺,暖意肆意徜徉于屋内的每一寸空间,温馨缱绻。窗外天地,皆被素白裹装是冬的画布,纯净而苍茫。故事,在寒冷中开场,秋收冬藏,那是希望的音乐。

彗星划过青海湖

符海沧

在浩瀚宇宙,你又飞奔了六万年之久掠过蓝色星球,绽放于青海湖上空而我早已站立在青海高原之上仿佛如期相约 静默守候虔诚如同 寺庙里默诵梵语的僧侣如同 湖面上轻拂水花的微风心的念想 比六万年的时光还恒久感觉比六万年跨越的旅程还漫长。仰望 踮起脚尖仰望 甯静心头的渴望在偌大的星空下只愿更近一点 再更近一点靠近你 看见你看得见 你生命轨迹的绚烂触摸到 你赤诚如昼的相约感悟出 你遥遥奔赴不畏艰难的坚贞灿烂的彗尾 悄然飘落那是凝视长空的最深情 的飞吻 揖着恋恋不舍的告别那是银河落泪下坠的盈动稍纵即逝你与我的相遇竟如此短暂六万年 星空浩渺而我的生命太渺小与你相遇在时空中 即使你再次飞掠青海湖畔我也不可能再见 也无法与你道别而我更期待的却永远等不到你你的执手之邀我的生命 甚至爱情只愿化作我脚下的青海高原里的一粒尘埃永远期待着与你 有朝一日坠落于高原的相拥与长眠。

少年游·尧龙风光

黄昌振

群山滴翠,椰林洒绿,碧水映清穹。花卉飘香,果园垂玉,笑语落湖中。自然恩赐巧装扮,人力胜天工。横坝截流,瑶池聚秀,奇迹趁东风。

重游定安文笔峰

陈奋

秋深烟景坐朝阳,南尽曠然小半黄。廊下纷纷人起早,门前济济客成行。初经石径风如故,误入桃源稻正香。担土神仙今在迹,饱看潭汭好风光。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